

李朝實錄 第三十六冊

孝宗實錄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三十六冊奥付

昭和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区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 印刷

東京都豊島区目白町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PDG

孝宗實錄解説

〔一〕李朝の第十七代の王孝宗は、諱は淏、字は靜淵、仁祖の第二男として光海君十一年己未（一六一九）五月二十二日甲辰に生れた。仁祖四年丙寅（一六二六）鳳林大君に封ぜられ、二十三年乙酉（一六四五）に王世子に冊封され、二十七年己丑五月十三日辛未に昌德宮に即位し、在位十年、己亥（一六五九）五月四日甲子に薨じた、春秋四十一。母は仁烈王后韓氏（清州、韓凌謙の女）、妃は仁宣王后張氏（德水、張維の女）である。

〔二〕この王代の實錄は顯宗元年（一六六〇）五月に編修を始め、翌年二月に終了、印刷された。編修にあたつたのは、李景奭以下洪命夏・蔡裕後・李一相・許積・金壽恆らである。

〔三〕この實錄からはじまる新らしい形式は別冊の「附錄」をつけたことである。「附錄」は行狀・誌文・溢冊文・哀冊文から成る。

〔四〕この實錄の現存するものは江華本・太白山本・赤裳山本の三部で、いずれも活字印刷本である。板匡、縱四・二五釐、横二七・〇釐。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字。

〔五〕昭和六年（一九三一）の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景印本は、太白山本に據り、それを約二分の一に縮刷したものである。但し製冊は舊のまま和裝二十二冊とした。

〔六〕いまここに刊行する普及版李朝實錄第三十六冊の孝宗實錄は、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所藏の京城帝國大學景印本に據り、それをさらに縮寫して、原本の四頁を一頁におさめたものである。

昭和三十八年五月

二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末松

保

和

孝宗實錄目錄

卷一	己丑即位年	(一六四九)	五月(己未朔)	(西曆)	一
			六月(己丑朔)		四
			七月戊午朔		五
			八月戊子朔		元
			九月丁巳朔		西
			十月丙戌朔		元
			十一月丙辰朔		三
			十二月乙酉朔		四
卷三	庚寅元年	(一六五〇)	正月乙卯朔		五
			二月甲申朔		四
			三月甲寅朔		三
			四月甲申朔		二
			五月癸丑朔		一
			六月癸未朔		西
			七月壬子朔		西

卷五

一一

八月壬午朔………全

九月壬子朔………全

十月辛巳朔………全

十一月辛亥朔………全

十二月己酉朔………全

二月戊申朔………全

三月戊寅朔………全

四月丁未朔………全

五月丁丑朔………全

六月丙午朔………全

七月丙子朔………全

八月丙午朔………全

九月乙亥朔………全

十月乙巳朔………全

十一月乙亥朔………全

卷七

卷六

辛卯二年

(一六五一) 正月己卯朔………全

二月戊申朔………全

三月戊寅朔………全

四月丁未朔………全

五月丁丑朔………全

六月丙午朔………全

七月丙子朔………全

八月丙午朔………全

九月乙亥朔………全

十月乙巳朔………全

十一月乙亥朔………全

卷八	壬辰三年	十二月甲辰朔	一五〇
		(一六五二) 正月(癸酉朔)	一四九
		二月癸卯朔	一四七
		三月壬申朔	一四五
		四月壬寅朔	一四三
		五月(辛未朔)	一四一
		六月辛丑朔	一三九
		七月(庚午朔)	一三七
		八月庚子朔	一三五
		九月(己巳朔)	一三三
		十月(己亥朔)	一三一
		十一月己巳朔	一二九
		十二月己亥朔	一二七
卷十	癸巳四年	(一六五三) 正月戊辰朔	一二五
		二月(戊戌朔)	一二三
		三月丁卯朔	一二一
		四月丙申朔	一一九

五月(丙寅朔).....
六月(乙未朔).....
七月甲子朔.....
閏七月甲午朔.....
八月癸亥朔.....
九月癸巳朔.....
十月癸亥朔.....
十一月(癸巳朔).....
十二月癸亥朔.....

卷十一

五月(丙寅朔).....
六月(乙未朔).....
七月甲子朔.....
閏七月甲午朔.....
八月癸亥朔.....
九月癸巳朔.....
十月癸亥朔.....
十一月(癸巳朔).....
十二月癸亥朔.....

卷十二

甲午五年

(一六五四) 正月(壬辰朔).....
二月壬戌朔.....
三月辛卯朔.....
四月庚申朔.....
五月庚寅朔.....
六月己未朔.....
七月(戊子朔).....
八月戊午朔.....

卷十三

五月(丙寅朔).....
六月(乙未朔).....
七月甲子朔.....
閏七月甲午朔.....
八月癸亥朔.....
九月癸巳朔.....
十月癸亥朔.....
十一月(癸巳朔).....
十二月癸亥朔.....

九月(丁亥朔).....
癸丑

十月(丁巳朔).....
癸未

十一月丁亥朔.....
癸酉

十二月(丁巳朔).....
癸亥

卷十四 乙未六年
(一六五五) 正月(丙戌朔).....

二月(丙辰朔).....
癸酉

三月丙戌朔.....
癸酉

四月乙卯朔.....
癸酉

五月甲申朔.....
癸酉

六月甲寅朔.....
癸酉

七月癸未朔.....
癸酉

八月壬子朔.....
癸酉

九月(壬午朔).....
癸酉

十月(辛亥朔).....
癸酉

十一月辛巳朔.....
癸酉

十二月辛亥朔.....
癸酉

卷十五

卷十六

丙申七年
(一六五六) 正月庚辰朔

(二月)庚戌朔	三五
三月庚辰朔	三六
四月己酉朔	三七
五月(己卯朔)	三八
閏五月戊申朔	三九
六月戊寅朔	三一
七月(丁未朔)	三二
八月(丙子朔)	三三
九月丙子朔	三四
十月(乙亥朔)	三四
十一月(乙巳朔)	四五
十二月(甲戌朔)	四五
卷十八	
丁酉八年	
(一六五七)正月甲辰朔	四六
二月(甲戌朔)	四二
三月甲辰朔	四五
四月(癸酉朔)	四九
五月癸卯朔	四三

卷十九

六月壬申朔	四三
七月壬寅朔	四三
八月辛未朔	四三
九月庚子朔	四三
十月(庚午朔)	四三
十一月己亥朔	四三
十二月(己巳朔)	四三
(一六五八) 正月戊戌朔	四三
二月(戊辰朔)	四三
三月(戊戌朔)	四三
四月(丁卯朔)	四三
五月丁酉朔	四三
六月丁卯朔	四三
七月丙申朔	四三
八月丙寅朔	四三
九月乙未朔	四三
十月(甲子朔)	四三

卷二十一 己亥十年

十一月(甲午朔)

四
九

十二月癸亥朔

四九六

二六五九

五〇五

二月(壬戌朔)

五七

三月壬辰朔

三

閏三月辛酉朔

五
五

四月辛卯朔

三

五月辛酉朔

五

纂修官

行狀

忠文

卷之三

復冊文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李宗大王寶銅卷之二
宋宣文皇帝神聖頤二十六年
王祐十年
尋物一

就 龍顏隔晨靄，幕墮空枕塊。之日甚短代

父之痛內切玉寶華衰予何忍

夏五月丙寅 仁祖大王薨于昌德宮之正殿越五日 世子即位 王諱漢
仁祖大王之第二子也母曰 仁烈王后韓氏舊曆己未五月甲辰誕 玉
于漢城慶善坊之私第是夕有白氣入寢室久而乃散 玉自幼器度豁屹
然有巨人之志不喜嬉游舉止異凡至性出天雖菜果之微必先獻然後嘗之
二姐常以李子稱之嘗持望五歲始受學讀書不輟嘗於前史見帝王骨

內之變極慘而歎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及正丙寅受封為鳳林大君崇禎乙亥遭仁烈王后喪哀踰制丙子之難 仁祖大王幸南漢城 王在江都日夜瞻慕食涕泣屢慕死士起居 行在丁丑始昭顯世子入質于瀋陽與昭顯處一館誠愛備至遇難處事周旋内外動中機宜及赴燕清人以金玉綠帛遺昭顯及王王獨不受願以我人之俘擄者代之虜皆斂服而許之又有相者見王竊相語曰真王者也 王嘗在室忽有五彩繞壁竈龜出見其狀甚巨 王心異之俄而東還行李蕭然沿路士民嘆嘆不已時昭顯己卒中外皆屬望於王是年五月 仁祖大王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乃諮詢大臣

列卿遂定策立王為世子。王聞，命涕泣固辭。仁祖大王答曰：「予志先

書達討論無倦色及仁祖大漸王割手指出血以進未幾不諱王處地哭擣水漿不御○丁卯小欽小欽嘗行於第三日而時當盛暑不可膠守常經下詔于大臣禮官兩司以是日行之○以咸陵君李海為寧陵官○兩司請於敏齋時令大臣承旨史官兩司長官入參從之太宗韓王也選大兩司請治御醫李賡益等之罪從之○政院請依國朝故事以大臣為院相從之此金鈞也○庚午大欽辛未成服○大臣禮官三司請証位王號泣不驕大臣率百僚累請始許之是日即位哀戚之容感動左右於是尊王妃趙氏為王大妃冊嬪張氏為王妃王世孫為王世子大赦仍頒教于中外王若曰閔子小子猥以薄德不居儲位五年子姦恒懷憂慄恐孤天明不吊昊天誕降震懾不于不肖而于宣考大漸未旬仙取上賓叩叩攀援其能及劬勞獲鞠曷日以鞭撻梓之訓何地更承良由不肖孝不足以動天誠不足以感神社稷宗廟之靈不我降假山川鬼神之憑于國不我不昔相使文考九齡之夢遼歸冥漠大耶時耶嗚乎痛哉宮卑晏駕橫塗已

以繼體之君廟雖有功有德為百世不遷之廟而亦皆為宗而不為祖如周之武王開創無統而只為世室此則為宗之驗也唐之太宗化家為國而廟號稱宗此則不為祖之驗也漢文唐玄礪呂后之亂晉元宋高興板蕩之餘亦可謂一時之中興而為其臣者皆不敢以祖號加之者以無義例也故尤表之言曰高宗雖有中興之功而諱徽宗父子之統廟號自當稱宗不當同於先武此不特當時之正論自是萬古之定論而非有損於高宗者也故歷考前史其跡可徵所謂以功稱祖以德稱宗者其義蓋不外此而俱為不遷之廟非宗貶於祖而祖加於宗故曰太宗曰中宗曰世宗曰高宗廟皆稱宗而其為不遷則固自若也亦何待於冒越禮之嫌亂繼統之義而稱不當稱之祖彌然後方為不遷之廟而增盛德之光輝也哉惟我大行大王詔降之初大被禍害聖祖嘗嘉異屬托之意已見於肇錫之日卒能戡定禍亂復正倫紀奉承慈教遂成大位追隆所生典禮既行則以聖繼聖自有統緒廟則不遷號則稱宗夫皇有歎於聖上顯親之孝子有歎於群臣等上之義乎今若不揆義理不師古音謹無例而仍用祖號則不但事非經據大違禮義恐於元宗以上列聖之廟不免有凌壓之嫌而大行在天之靈亦將歎堵不安於冥冥之上

孝宗大王實錄卷之一 己丑

五

自有誠法歷周漢唐宋幾數千年未有廟號之屢出者若使祖孫同德並用一字不害義理則自周以下廟之內賢聖之君何故無廟後同議者乎惟皇朝淳祖裕皇同用一字未知有何經據而當時如三楊輩所議與禮多後來之疵議又安知不為此等而發也伏願聖朝勿以煩復為嫌更詢廷議以歸於至當不勝幸甚昨日應教沈大孚投進封章以議祖宗之號而聖批詔嚴不許容議大孚身在近郊有懷必達固其職也况其所論實非無據其說已盡於原疏臣不敢更有附贅其所謂宗非既祖非即宗等語非大孚之言古人已有言之者禮貴得中論不厭謙竊恐聖批不當如是峻斥也新化之初中外拭目王言一出不無缺望臣固知聖意之所在以為莫重莫大之禮不可人人輕議而亦有聖明之所難言者故不得不備也雖然國家之事無大無小苟有容議之地群臣隨其所見盡言不諱者寔盛世也設有議之大於此者而臣下皆觀望不言則是豈朝廷之福也答曰公議已定勿為紛紜也○司諫趙賛上疏曰臣竊聞頃者以廟號進言者有之其曰祖號未安者漢唐宋繼世之君皆無祖號惟光武一人而已宋高宗議議之日朝廷皆欲稱祖獨尤表之漢之光武上無所承今大行繼徽宗之統不可稱祖夫孝宗豈不

孝宗大王實錄卷之一 己丑

六

是於諱孝而斷然從表說也於義有大不可焉耳其曰仁字未安者祖孫疊譏果未安當恭惟聖朝廟號既有世宗又有世祖今之論者以此為據臣不敢知世祖大王議號之際孰主張是累無後世之讓讓乎古人亦嘗論相宗廟若誤善政未克遵守至於施政紀令則執以為先王故事之失臣不敢知世祖朝善政嘉謨今皆舉行乎否何以非萬分的當之廟號遲生遽用乎然則今之為說者不過曰有懷必達冀無過舉也殿下如以言路為念則其不可用者置之可也一言之間措沮斤絕之已甚臣不敢知所以然者乃公耶私耶惟我太廟已有三祖號今日又稱祖號則是一廟之中有四祖焉遍算相壓亦已未安此則世祖議謬者過也至於宣廟之稱祖出於聖時羣小之謬說今豈宜復論其微乎臣恐殿下於公私之際察之未精其所好惡反為私意所牽而然也伏願殿下反以諸已惟公是務焉程子曰公者仁之理言仁必由公做出來傳曰為人君止於仁今殿下受難大之紫綯傳矣之民其不以仁為之德乎夫欲仁則不可外公而施求也

下情之臣請推演仁之說為 賤下獻禹朱子之言曰仁者全天地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程子之言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葉氏解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具理公而已能至公無私而體之以人則其寔平溥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然則公則仁矣私則不仁矣苟仁矣遇事接物常存寔平溥博之心而施措之際惻怛慈愛之意油然而生自無遽好遷惡之病故程子曰只為公則物我無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又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如是則豈有喜怒之過中而不得其正哉人君之德必以寔平溥博為之本惻怛慈愛為之用故自無傾危之盛之歸矣公私之分所繁極大是非拂于天理之公而好惡偏於一已之偏則國之治亂於斯決矣雖有百蠱諫將安有所補哉 答曰爾以不念言路為言不覺蹉跎更切瞿然勿以予為受病而不言慈陳治病之道○上於聽日不受政府六曹封進素牋禮嘗以 上雖在諫諫中不可廢享上之儀請以景膳略進亦不許○六月壬辰戶曹判書元斗約上疏曰嗚呼今日朝政之弊言之固極千緒萬條難以毛舉特據其大端大要必取危亡者而言之朝廷之上士夫之間風習壞敗志趣卑污棄置職務於度外惟以奔競之為務私意公行廉恥都喪大小之官布列中外者只知私己不念公義凡所施措一偏已私朝家自專非私莫售若以用人一歎言之一官之除一職之授非執政之私人則必巨公之請託故一有察關諸請者至政官亦難取捨先擇其請者之親遠高下以第其汰擇內而百司庶官外而州縣字牧莫不如此而其於清望進退所爭尤大所私尤甚則人才之不得百職之曠廢何足恤哉然此猶舉其不至貪污者而言耳至若者利無取之輩則貨賂之誣包苴之餉盈滿其門賂物多少營官妻惡妻子弟姦美術炳炳各厭其怨無所顧忌憚或以私意而蔑其首或以貨利而遂其欲矣職求賢才為國得人而彼賢德才能深悉各自守者其首為此輩所助而出未行私病國至於此極而又有名黨之禍深根固蒂已至六七十年之久則為今彌繁未有甚於斯者憲士生斯世同處一朝共事一君則凡茲廷臣義當事已者斥之不論事理是非惟事莫同伐異是以舉朝之人專務周比不念國事君如父視同列如兄弟同寅協恭夙夜匪懈而奈何未祛一念之私自立朋黨雖有才識之卓異者不在五黨則百端搆排使不得容雖有性行之庸卑若苟

孝宗大王實錄卷之一 己丑

七

孝宗大王實錄卷之一 己丑

八

附於己則眾口吹噓必使登崇學明最類畫衣禽拿鑑之官出於此黨則流沮氣出於彼黨則此流喪心子途萬難授間然朕嘗嘗為計者唯在抑彼而濟已至善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此皆一世耳目之所資宣待臣觀察而後知我曾在先朝深恐此弊務欲打破嚴辭重罰前後相續而其弊猶存臣竊追悵焉猶私之害朋黨之弊反覆相尋敗壞風教苟非傑然特立之士孰能自拔於流風不為習俗之所染乎是以人心日下漸趨委靡苟保爵位不能自振父兄以招子兄所以勸弟者惟以同流合汚不拂時俗為行身之妙計雖見行誠德在於目前恬不動念習以為常至以自謂清流而趨權附勢亦不為恥譽謗之言不聞於朝禁網之態自成於下間有裡逕之士稱雷圭角則羣議衆排萬口譁然危言讖論古今所難賞之使言猶患其難况消削而摧折之乎設使朝端不幸有大奸大猾偷竊柄孰肯教言如古匡汲之徒幸自古而國之道必以培養直氣為先朝無直言非國之福音念及此誠切寒心士習偷靡直氣銷磨則奸利侵貨人情之固然有何顧忌而不為禽辟之歸半是以士夫之間奢侈成風義衣好食杯酒度日專尚貨財耽不若人或有宮室之壯屋構豆閭里田園之廣占遼滿州縣奇珍異貨充溢庫廩人臣侈富至於如此其所以變革更張之機要在於今日孟子之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書又曰其所以變革更張之機要在於今日孟子之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書又曰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方今天命眷顧於上人心斬向於下正殿下赫然奮發乘勢有為警動人心奉答天命之秋也或因循度日蹉跎期會則渙散離沮日懋危亡事悔莫追復可為聲欲奮勵振拔而終不可得何以大慰斯民之望而克復上天之祐乎歟下自慨然著揚一變世道以母失大有為之會

當官盡職忘私徇公一心王室死生以之者喪臣也如此之類見嫉時輩其勢固耳雖有譖者殿下信之勿疑其違迎媚悅順適上旨曲意徇人以鈞時望者鄙夫也如此之人取悅時俗從古而然雖有譽者殿下撫而勿用至若僉汚近利不顧人言而惟事肥己者無義無行邈然無恥而敢肆為惡者人所

共知而顯然難掩辨之何難乎於人之忠邪善惡既審知其實則去就從遠如別白黑矣次第斷無少依違後一世之人咸仰歎下善惡之誠不敢懷那挾奸以欺日月之明皆知殿下剛毅英烈之勇不敢委靡退詫復墮因循之習動心易慮各盡其職則向所謂循私之習庶可革矣而貪汚之風煽煽之弊亦無足患矣至若明憲之禍彌弊既久誠難易除而亦不外人主之明善惡辨是非而已其辨別之要抑有說焉殿下誠能挺然自信期臻至治則羣臣之奉承於下者不敢復隱曩日之常規謬習以應新化而各持淳雅勵精白一心在廟堂者盡廟堂之責處閭閻者盡閭閻之任以至百僚庶僚亦莫不各僥倖焉以盡其力苟無才德可任其職者將怨謫職債事自服邦刑而不敢奔趨苟得如前之為自於其身猶且如此何況招明引歸冒匪人自陷於罪哉誠如是也則賢者不期進而自進小人不期退而自退夫何患朋比之習也賢能多聚於朝自為一黨則正所謂君子之黨不患其多者也不然而徒恐朋黨之名務欲祛之但於彼此之間或抑或揚不令兩廢而已則雖倍勞聖慮夜夜孜孜於政事終無寸效而反激其勢耳若其獻官閑達威望先正其家以正朝廷自古明主之所勉者也方當端本正始之日宜無所慮及於此者然人情易流

孝宗大玉寶錄卷之一 己丑

九

於追上名箇字之義也 答曰臣子之情則固無所不用其極而但念既非先朝之志恐乖繼述之道何以則方可合於情禮乎更問于大臣諸大臣之意並如前議 上從之○憲府欲曰許恭曾不以追上尊號之言發於二品以上讓諱之日乃敢上章追請願有希觀之意士夫處心皇容如是請罷職 答曰請議之時則或未之思耶不無可怒之遺矣毋替而從之○右參贊趙綱上劄曰臣昨於建陽門外見帳幕諸具列於道傍問之則自官中為大行玉作巫事於昭格洞預輪諸具云臣聞東不覺驚歎巫是三風之一而先王之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則其可不違先王之法乎臣固知此事只緣宦寺宮妾輩耳榮閭閻污俗之事以為當然而妄欲施於禮陟之後也臣竊惟念我祖宗家法至嚴且正佛教暨靈壇沿洞並皆痛斥廓如也况我大行玉作王臨御二十有七載一心履正一不作受聲祈祝之事今若使至親舉其旌旗則其不然於詒 先王之大者乎大凡人主之所當嫉者莫如壅蔽聰明而正始之道又在於明義理絕神姦豈非 殿下之所當競就者乎近習之人乘殿下諒陰之日不復知稟畏而敢逞非道之事其漸之長安保其必無也伏願殿下勿以此事為小巫下明教而痛絕之 答曰深嘉卿愛君之誠可不

孝宗大玉寶錄卷之一 己丑

十

私昵難防警戒之道不得不嚴也凡此數事皆欲一新世道不稍故常流俗創見必以為恆以爲不然先導大點指讓擇受宜無所變改而舉措之間更張者多若言其大者則舉元凱而用之皆亮之所未舉也放凶而遠之皆矛之所未去也有何嫌於繼承之義而因革指益時勢則然耳抑臣有聞於古昔聖賢之言為治之道必有本源講明聖學先立其本然後政令施措方可得宜不先其本而徒規範於事為之未固非識治之論也然臣於此素未嘗妄測則不敢妄有陳說而以吾東千里之邦豈無讀書明學之士乎 殿下所詣與人與之講則必有深得之效而非臣之所能及者矣 吏目論時之病治本之道復切不可體念卿宜續上疏章以救此習又 下教曰特賜虎皮以表嘉獎之意 諸禮儀○丙申禮會參判許裕上疏以為大行玉謚名無植綱常叔彞倫正名分定民志等字義追上尊號上下廟堂議之左議政李景興等以為廟號仁字包義禮智之德無有萬善具足之義且憲文烈武四宇實合機亂反正中興之功業故廟號謚號既以此議定凡尊號謚號存亡雖殊微解則一也今加尊號於謚號之上恐非古禮領教事府事金尚憲以為大王終始爲謚之德感動臣隣不敢請上微解以此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

於追上名箇字之義也 答曰臣子之情則固無所不用其極而但念既非先朝之志恐乖繼述之道何以則方可合於情禮乎更問于大臣諸大臣之意並如前議 上從之○憲府欲曰許恭曾不以追上尊號之言發於二品以上讓諱之日乃敢上章追請願有希觀之意士夫處心皇容如是請罷職 答曰請議之時則或未之思耶不無可怒之遺矣毋替而從之○右參贊趙綱上劄曰臣昨於建陽門外見帳幕諸具列於道傍問之則自官中為大行玉作巫事於昭格洞預輪諸具云臣聞東不覺驚歎巫是三風之一而先王之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則其可不違先王之法乎臣固知此事只緣宦寺宮妾輩耳榮閭閻污俗之事以為當然而妄欲施於禮陟之後也臣竊惟念我祖宗家法至嚴且正佛教暨靈壇沿洞並皆痛斥廓如也况我大行玉作王臨御二十有七載一心履正一不作受聲祈祝之事今若使至親舉其旌旗則其不然於詒 先王之大者乎大凡人主之所當嫉者莫如壅蔽聰明而正始之道又在於明義理絕神姦豈非 殿下之所當競就者乎近習之人乘殿下諒陰之日不復知稟畏而敢逞非道之事其漸之長安保其必無也伏願殿下勿以此事為小巫下明教而痛絕之 答曰深嘉卿愛君之誠可不